

狠

下

· 黑道

何顿

著

是“天使”，也是“魔鬼”，一个“好”到极致又坏到极点的“狠”角色
描写转型时期犯罪与毁灭的 **中国版《教父》**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下
· 黑道

何顿
著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狠·黑道 / 何顿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04-6165-2

I. ①狠…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698 号

狠·黑道 (下部)

何顿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 2013 年 7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35

字数: 60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165-2

定价: 48.00 元 (上下册)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一 宋经理

石小刚见李局长开着车满脸快活地走了，便把他单眼皮眼眶里射出的自认为锐利的目光投放到钟铁龙脸上，用夸奖的口气说钟铁龙：“你做人比我活泛些。”

钟铁龙瞟一眼石小刚，“我们做的生意不是正行生意，是偏门，所以在公安面前不是做人，是做崽做孙。我们现在还是小老板，只是有几个钱，翅膀并没长硬。他们一不高兴就能把我们拈死。别看他们跟你笑，来和你坐在一桌吃饭，你晓得他们内心想什么？他们是我们的活祖宗，侍候好他们我们才能舒服。这辆车我打算送给他。”

石小刚没有听进钟铁龙的话，那当儿他被开赌场的想象和诱惑鼓舞得脑海里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他很吃惊地瞪着钟铁龙说：“你把车送给他那你没车开了？”

钟铁龙说：“我再买辆车。”

石小刚心里暗暗一惊，但没流露到脸上，问他：“那你买什么牌子的车？”

钟铁龙很平和友好地看着他一笑，“奔驰怎么样？”

石小刚说：“那当然好啊。”

钟铁龙点燃打火机，将一支雪茄烟烧了烧，这才放到嘴里吸着。“奔驰车是有钱人的象征，王总开奔驰，别人对他就很尊敬。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石小刚就觑着他，他又说：“开奔驰的人总有点狐假虎威，别人摸不清开奔驰车的人的底细，不晓得他有多少钱和多大的背景，就不敢乱来。我并不是贪奔驰车的奢侈、豪华，我发现有钱人和有权人都认它，比如王总从奔驰车里下来，一些人就露出羡慕和尊敬的目光，就不会找王总的麻烦，连的士和公交车都绕开奔驰车走，这说明这个社会很势利。这是个用钱来衡量人的价值的充满铜臭味的社会，我就利用别人的这种心理，免得别人动不动就来找我们的麻烦，在他来找麻烦前，他首先要掂量一下我们，这一掂量，心里就虚了三分。”

石小刚说：“不找我们的麻烦，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钟铁龙瞟一眼大街上的行人。“这个世界，活着的都是些被欲望和金钱缠身的人。”他指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芸芸众生说，“人人莫不如此，我们只是其中一员，但我们比那些走路和骑摩托车的人混得好。想混得更好，就再努力干。”

石小刚笑，“说得对。”

两人重新走进包房时，石小刚的脑海里还是被开赌场的利益鼓舞着，他坐到沙发上，也点上支雪茄烟，望着钟铁龙一笑：“我们搞个赌场？”

钟铁龙看着两眼射出坚定和贪婪目光的石小刚，想了下说：“我看这事有些困难。”他刚才很用心地听了李局长的话，“明令禁止”这样的话他不敢当耳边风，“既然是公安部门明令禁止的，就不好搞，弄不好是血本无归。”

石小刚有意见了：“我还没搞你就说丧气话。”他望着钟铁龙，又说：“我在瑞丽的赌场里，问过几个去赌博的人，他们都说开赌场是干坐赢不输的生意，钱来得快。”他一提到赌场就头脑发热、满脸兴奋，就想与其天天守着桑拿中心，不如开个赌场，猛赚几年，然后去世界各国旅游，再然后干别的行当。石小刚觉得钟铁龙越来越“大哥”了，那种平等关系似乎不知不觉地变了，这让同样争强好胜的他有点儿不舒服。几个小时前，他在飞机上盯着舷窗外散漫的云雾和透亮的蓝天，曾用拳头击着自己的手掌狠下决心道“我一定要显示自己的能力”！他想起他在天空上发的誓，脸上就一副很有追求的相，目光就变得更坚决、固执和灼热——那是他体内的火炉在燃烧，烧得他头顶都冒烟了，说：“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我来经营赌场。银城桑拿中心有张兵守着，我没必要天天守在那里。我搞这个新项目。”

钟铁龙说：“小刚，真要开赌场，也不急在这一刻。”他不知道石小刚脑海里此刻沸腾着许多炽热的思想，犹如高压锅里炖着芋头排骨样。他的心很平稳，脸上就一种满足的表情。他玩着手中的雪茄，觉得自己和石小刚不知不觉就奢侈了许多。这种奢侈当然是钱“闹”的，过年前账上就有三百三十万，且正每天几万几万地增加。他想到了三狗和张兵，觉得这两个人是他的得力干将，像关云长和张飞忠于刘备样忠于他，便觉得不光只是工资提到五千块钱一月就完事，还应该进一步地好，好到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他钟铁龙，就像萧何和曹参死心塌地地跟着刘邦似的。想到这里，他一笑，对石小刚说：“我准备给三狗和张兵各买套三室两厅，付首期，另一半让他们自己慢慢付。三狗谈女朋友了，那个女大学生要跟三狗结婚。”

石小刚想钟铁龙对朋友不是嘴里好，而是用行动来表现，自己以后在做人方面一定要跟他学。忙说：“那是好事情。”

“他现在还没房子，我得安排他和张兵都在长益市有房子。让张兵把老婆和儿子接来。这样，大家才会团结一致，才可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干。”

石小刚听到“我们”二字，又觉得钟铁龙还是没把他当手下，也就不计较刚才钟铁龙说话的那种领导干部样的口气了，他说：“那就买宏都花园的房子吧。”他也比较喜欢张兵和三狗，觉得这两人义气、忠诚，没用错。“李培的老婆就住在那里，他们也好有个照应。”

“行。你认识那个老板，看能不能再便宜些。”

石小刚激动了，“他们还可以解决户口问题，买他们的房子他们就跟你解决户口。”

钟铁龙觉得石小刚与他真是绝配，什么都能想到一起。“那最好。要是张兵知道他老婆和孩子的户口都可以迁进长益市，成为长益市人，他一定很高兴。他老婆也会高兴。”他想他终于可以帮三狗和张兵解决实际问题了，又说：“小刚，先不要告诉他们，告诉了就平淡了，到时候我来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要让他们记一辈子。”

石小刚想他还会玩浪漫，便说：“只要你能沉住气，我是不会说的。”

“我们两人常常能想到一起。”他望着石小刚，“这也是我们能同舟共济的原因。”

“那当然，我们是兄弟。”

两人说了很多话，钟铁龙的手机响了，是那个刘进。刘进用甜甜的声音问他回来没有，他说：“我刚到，我的车还在一个朋友手上。你在哪里？”

刘进说她在家，钟铁龙说：“出来吧？你出来我就赶来。”

刘进说她出来，钟铁龙就笑容满面地对女服务员说：“买单。”

石小刚听出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问他：“是一个女孩吧？”

“刘进。”

石小刚眼里出现了刘进那张娇艳的小脸蛋，羡慕地抿了下嘴唇：“你跟刘进搞上了？”

钟铁龙的脑海里就出现了刘进那婀娜的裸体和热烈的鱼水交融的幻象，脸上便一笑：“今天我要跟她上床。听我的好消息。哦，你把车借我。”

石小刚把车钥匙丢给了钟铁龙。

石小刚吃多了，肚子有些胀。他叼着雪茄，缓缓往前面的解放路走去。解放路上有一家酒吧，叫东方快车。他就向那个酒吧走去。长益市的这一天阳光灿烂，是二月里少有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人沐浴在阳光下，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绚丽、舒适、美好。石小刚的手机响了，母亲打电话问他今天回不回家，他对母亲说，今天车被朋友借走了，明后天回来。过年前，石小刚开着车回了趟村，送了些吃的东西给父母。那天天气很冷，他只住了一晚，与母亲和姐姐姐夫说了很多话，还给了姐姐姐夫们一人一千块钱过年，使两个姐姐和姐夫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石小刚生于一九六四年九月，那一年是龙年。他懂事后，姨父回忆说，他出生时，正遇上村里大旱，连续两个多月没下一点雨。他家屋前的那口塘都干裂了。他出生那天，下起了雨。而最重要的是他出生的那一刻，雨停了，一道彩虹出现在他家的后山上。如果是站在村子里看，那道彩虹就在他家的屋顶上。他生于午时，村里算命的说，他必定大富大贵。因为男孩子很难有午时生的，生在午时，若在古代，是要头戴官帽身系绶带，坐轿进朝廷的。石小刚小时候身体非常差，很孱弱，病病歪歪的，腿整个就是软的，怎么站也站不稳。三岁才能在床上爬，五岁才在姐姐的搀扶下歪歪扭扭地学走路，七岁了还于走路时脚打跪，忽然就往地上一扑，好像给什么人拜年似的，因而经常摔得鼻青脸肿且一身脏兮兮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在家里受到了最高

的“礼遇”，因为算命先生的那一番谬语，使他在家里有着不可忽视和动摇的特殊地位。姨父是个农民梦想家，读过几年私塾，农闲时喜欢翻看老书。还在石小刚背着书包上村小学时，姨父就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要他好好读书，将来必定是国家之栋梁。“小刚，姨父老老实实告诉你，你跟别人不同晓得啵？”石小刚不晓得他哪里跟别人不同地瞧着姨父，姨父给他幻想说：“你出生时，有一道彩虹罩着你家屋顶和后山。算命的说你的命贵。”

石小刚不相信道：“真的吗姨父？”

姨父告诉他：“千真万确。不信，你可以问你爹。”

“我爹说我是个蠢宝呢。”石小刚说。

姨父笑了，“你爹才是个蠢宝。你不是，你的命会比你爹好。不过你要改变当农民的命运，首先应该把书读好。你只有先把书读好，才会有大出息，懂吗小刚？”

石小刚似乎听懂了姨父的话，因此他很努力地读书，觉得自己的命运与村里其他男孩子不同，因为大家都说他出生时他家的屋顶上有一道彩虹。不是随便什么人出生时屋顶上都有彩虹的。村里的同龄男孩，都贪玩，很多男孩读了小学或初中就把书包一丢，回村种田了。石小刚抱着姨父灌输给他的“坐轿进朝廷”的美梦，考上了高中，跟着又考上了大学。他觉得自己的苦难云消雾散了，背着背包，抱着很多人寄予的厚望踏上了征途，像一条龙游着离开了苦难的村落。但大学一毕业，他的梦也跟着“毕业”了。他长大了，清楚如井底之蛙的姨父及村里人是多么无知。这么大一个世界，他生在这个世界里算个什么东西！他一个大学生算个卵！他觉得自己被骗了，一切努力不过是一场设计好了的骗局。他感到很没劲，想一个人从副科长到科长，从副处长到处长，再从副厅长到厅长，又从副省长到省长等等，那要爬到何年何月呀？而且还不见得能爬到他想要爬的位置上去。也许一辈子就是个科长，最多也就是个副厂长或厂长而已。厂里有些老人也读了大学，几十年过完了，不就是名普通干部吗？他想到了另一条路，就是人无横财不富的路，这条路才是衣锦还乡的捷径。时代不一样了，读书做官不再是唯一的途径。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考和比较，他决定放弃仕途上的追求，选择一条通向财富的路，且将钟铁龙也拉上了这条路。

石小刚心里有不平，他拼命把这种不平压着，不让这种不平爆发，就像你把对领导的怒火压下去一般。他的不平在于，钟铁龙是他拉上这条路的，但如今钟铁龙好像变成了他的老大，这让他心里别扭。石小刚的头上有反骨，这不奇怪，因为石小刚不是一个愿意久屈于他人之下的男人。钟铁龙虽然没对他指手画脚，但公司里的一切都是钟铁龙说了算，如今钟铁龙又准备动用一大笔资金买奔驰车，为此还说了一大堆理由，这让他心里有一丝不悦。他奶奶的，我现在好像是他的打工仔了，他有些生气地自语道。

石小刚当然不会跟钟铁龙翻脸。他是个明白人，清楚他和钟铁龙是一根绳子上的

两只雄蚂蚱，一旦闹翻了，两人这些年经营的一切就完了。“我嫉妒心太重了。”他自我检讨说，“我应该祛除身上的嫉妒心。我居然嫉妒钟铁龙的才能，还嫉妒他办事果断，这是很危险的。”

石小刚不爱读古书，但钟铁龙曾把一些读史书的心得说给他听。他记得钟铁龙说：“陈胜、吴广之所以失败，天下最后被刘邦夺去，是陈胜和吴广都想称王，因而分手了，一分手就势单力薄了。”钟铁龙说这些话时，脸色很凝重，又说：“清朝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打下了半壁江山，后来之所以失败，也是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闹翻所致。”钟铁龙的用意他明白，石小刚也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懂，说：“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分。”钟铁龙喝口茶，躺在铺上，折着身体盯着他说：“我感觉历史上能真正做到‘同甘共苦’的人很少。刘邦杀韩信、英布、彭越，是因为韩信、英布和彭越的心志都很大，都想称王，无法与刘邦‘同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杀那么多功臣，也是天下安定下来后，‘同甘’时彼此猜忌所致。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暗鬼一生，彼此就不和了。小刚，我们一定要彼此信任，绝不违背彼此的事。”这番话自然是在钟铁龙的长包房里说的，他也晓得钟铁龙是出自肺腑之言，他听了这话很感动，当即点头说：“那当然，还用你交代？！”

但石小刚的心也很大，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他是那种好表现的人，还在厂团委当宣传委员时，他就喜欢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写表扬稿、出通知，字写得龙飞凤舞。当桑拿中心的日子安定下来后，他觉得自己守着桑拿中心的日子就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展不开自己的拳脚。他想开赌场，建立自己能发号施令的“王国”，从而显点本事给钟铁龙他们瞧瞧。在石小刚那狭隘的妒忌心很重的心里，钟铁龙、黄建国和张兵是“他们”，而他是单个的独立的宁乡人，不属于“他们”那个范畴。在一起商量事情时，只要他们三人说一口白水土话，假如他们不说普通话而大张旗鼓地尽情说白水话时，他连一句都听不懂，这让他感觉自己有些势单力薄，因而心生不悦。这两年，石小刚嘴里不说，心里还是有想法的。他想拉一支自己的队伍，扩大自己的势力。两年前，钟铁龙想做什么事都事先跟他商量，现在是把事情做了再跟他说，这证明钟铁龙有点不尊重他了。关局长的死，其实是钟铁龙干的，小马透露了，那天晚上他在离犯罪现场不远的顺利巷碰见了钟铁龙。枪是他石小刚送给钟铁龙的，钟铁龙居然说不是他干的，还说枪早被他丢了。钟铁龙没有对我说真话，好像我会去告密似的。他比我狠，这令我石小刚佩服，他想，所以我要建立自己的队伍，培养自己的嫡系。

石小刚开赌场的想法之所以能迅速燃烧起来，不光是受云南赌徒的鼓励，长益市也有人怂恿他开赌场，说澳门的好些赌场老板，资产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还说澳门的赌场老板，除了有豪华别墅和豪华游轮外，还有私人飞机。今天在夏威夷打高尔夫，明天在英国的高尔夫球场甩杆子。这话让石小刚产生了强烈的幻想。石小刚想奔驰算个卵？我赚了钱一定要买一架飞机，到时候把飞机开到村子里，那不把村里人羡慕得

一个个晕死？这个给了在农村长大的石小刚这么多幻想的人，是东方快车酒吧的宋经理。宋经理是个好色的年轻人，银城桑拿中心的常客。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泡在银城桑拿中心，今天这个小姐，明天那个小姐的猛搞。后来的一天，他对石小刚说他搞得脚都抽筋了，得歇歇身体了。他消失了半年，突然又出现在石小刚眼里时，他告诉石小刚他没做建材生意了，在解放路上开了家酒吧，名为东方快车。“没事，你 come 我东方快车喝喝酒。”宋经理那天说。

从小在山上摘蕨，在竹林里挖笋子，在田里插秧、割禾，且背着书包在乡间小道上敞开喉咙唱歌的石小刚，能与长益市的年轻老板交朋友，他当然去了。那天是星期三，连续下了一个星期雨，空气很潮湿，带着霉味儿。他感到心闷，就开着车去了。

宋经理是长益市的一个玩家，一脑壳的坏点子，是个奉行好事做到底，坏事要做绝的人。他是个金庸迷，一时称自己是采花大盗田伯光，一时又自嘲自己是《笑傲江湖》里坏透了的岳不群，或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那个西毒欧阳锋。欧阳锋一肚子坏水，宋经理自嘲自己也是一肚子坏水。宋经理鼓励石小刚开赌场说：“我们开个赌场？你投资，我入干股，我叫人来赌。长益市有一层赌徒，他们只喜欢赌，不爱玩别的。”

宋经理那天一脸蔑视地说：“那帮杂种只要听说有赌场就跟狗样的寻来了，拎着一箱箱的钱，拦都拦不住。真是一帮嗜赌如命的杂种。”

石小刚喝着啤酒，大脑皮层被宋经理的这番话刺激得很兴奋，他脑海里闪现了直升飞机和游轮，还有他一身白衣白裤地从舷梯上下来的幻影，说：“真的？我怎么没见过？”

“你见得着的？”宋经理觉得石小刚外行道，“那帮人就跟王朔小说写的一样，玩的就是心跳。你开个赌场，我把他们叫来玩，你赌场赢了钱，我抽百分之十怎么样？”

石小刚生性多疑，就怀疑地问宋经理：“你自己开不是一样？”

“我自己开就不好把他们叫来玩了。你在台面上，我做笼子，把他们带进笼子里。”

石小刚也是个歪人，动心了，“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我得跟他商量。”

宋经理喜欢单干道：“石总，这年月，谁还跟谁合伙？都是自己给自己打工。”

这是过年前，石小刚在东方快车喝酒时，宋经理和他聊天时说的话。

石小刚一路缓步走进了东方快车酒吧。此刻是下午，酒吧还不到热闹的时候，宋经理在，看见他，打了个哈欠，眼泪水都打出来了，说：“哎呀，石总新年好，你坐。”

宋经理是长益市的痞子文化培养出来的我行我素的流氓，长一张圆形脸，一头长发垂落在肩上，乍一看有点女性味道，多看几眼才能断定他是个男人，因为他有喉结，且下巴上有几根山羊胡子。宋经理曾经学过美术，不喜欢人云亦云，衣服就故意乱穿，旨在标新立异。他穿着看上去很像农民的黑棉袄，棉袄敞开着，露出了里面的土色羊毛衫。

石小刚晓得宋经理这人自私，谈吐中时常进出自私自利的言语，且是个滑头。但

他仍喜欢跟他玩，这是宋经理这人有滑稽好玩的地方。石小刚见宋经理脸上有层疲倦，以为宋经理昨晚搞妹子去了，便笑笑说：“搞妹子去了吧你？”

宋经理反问他：“哪个搞妹子搞得一晚？我昨晚打麻将打到凌晨四点。”他又打个哈欠。

石小刚觉得宋经理的牙齿能把木头咬碎，问：“你们玩好大的？”

“玩一百的，输了一万七千元，手气否（方言：差）得死。”

石小刚见宋经理说这话时脸上有一种懊悔，便同情他说：“你手气否就该早点收场。”

“你是不打麻将，打麻将输家怕天亮，赢家怕吃饭。”宋经理看着石小刚，“输家怕天亮了人家不玩了，赢家怕吃了饭转手气。输家越输越想赢回来，就玩到凌晨四点。”

石小刚想宋经理一定认识不少长益市的赌徒，心里就有火花闪亮。他点上支古巴雪茄：“我如果开个赌场，你会带人来赌么？”

宋经理伸了个懒腰，把两条腿架到一张椅子上，翘起半边屁股放了个响屁。“你终于想通了？”他望一眼石小刚，声音怪怪地笑，“其实不要我带，也会有人来，只要你的赌场隐蔽、安全，公安不来吵事。我当然会带人来玩。”

石小刚感觉宋经理很粗俗，想钟铁龙能做的事，他石小刚也能做。“公安是鳄鱼，但只要喂饱了就不咬人了。”石小刚说的是钟铁龙曾对他说过的话，“关键是要有人来赌。”

“那你放心。”宋经理鼓励石小刚开赌场说，“有人说，阳世上只有三样东西吸引男人，金钱、女人和权势，赌是玩钱啊。长益市有一层好赌的人。他们的鼻子跟狗鼻子样，嗅觉灵敏，只要晓得你开了个赌场，他们还有不来玩的？这跟你开桑拿中心是一个道理。”

石小刚觉得宋经理说得有道理，笑了下说：“还真是这样。”

宋经理说：“你开赌场我第一个来赌，来贺喜。”

石小刚望宋经理一眼，忽然觉得他们两人为什么投缘了，因为宋经理什么都愿意跟他说，比钟铁龙透明。钟铁龙身上总是有一层很结实的膜，仿佛穿着铁布衫，让他总觉得进不了钟铁龙的内心，就像一只蚊子飞不进蚊帐似的。这个在长益市长大的宋经理与他无话不谈，给他一种彼此很近的亲切感。他下决心说：“有你支持，那我就开个赌场。”

二 石妹子

这天，石小刚打算狠狠地睡一觉，把自己这一向的睡眠恶补回来。银城桑拿中心有张兵和小黑皮，这两年又风平浪静的，他用不着像小男人守媳妇样天天守着。这一向，他老在东方快车泡着，把大量的夜晚时间都耗在酒吧里了，于是没睡什么觉。他玩得脸都肿了，眼皮也泡泡的。昨天晚上，他八点钟就睡了，直睡到今天中午一点。“我睡了个好觉。”他说。他没事可干，云南妹在云南的父母家，他一个人在家就呆不住。他是个好热闹的人！他开着本田雅阁又驶到了东方快车酒吧。宋经理不在，酒吧里有几个客人，还有几个穿戴时髦的酒吧女。他要了个炒饭和几碟菜，还要了几瓶啤酒，一个人慢慢吃起来。

一个穿得挺时髦的酒吧女走来，笑得很灿烂，好像白云上抹了层朝霞。“你好，你一个人喝闷酒呀。”说着，她在他对面坐下，用一双明丽的眼睛觑着他。

那时长益市才刚刚兴起酒吧，那时的酒吧与今天的酒吧不太一样，为招揽男人来玩，酒吧里有不少酒吧女。她们都是宋经理请来的“托”，来陪一些男人喝酒，因为酒喝得越多，酒吧就越赚钱。她们都会喝酒。酒吧女在酒吧里靠的是消费提成。酒吧女用媚眼瞅着石小刚，石小刚也瞅着她。酒吧女戴着顶牛仔帽，帽檐长长的。酒吧女摘下帽子，一笑。石小刚觉得她的脸长得好看，年轻还是其次，关键是看起来很阳光，就留下她说：“喝酒。”

酒吧女嘻嘻一笑，见桌上没几个值钱的菜，便大胆建议说：“是不是还来点别的？”

石小刚觉得这女孩子不拘泥，好玩，就说：“你想吃什么就点。”

酒吧女就拣酒吧里贵的东西点，要了一碟手撕鲑鱼，还要了一碟烧烤羊排。酒吧女要了这些东西，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好像地上撒满了金黄的谷子，差不多都有稻香了，眼睛也笑得弯成了屋顶上的一线月牙。石小刚更加觉得她长得妩媚好看，就有了想跟她做爱的冲动，心情立即开阔了，仿佛有一大片肥沃沃的土地铺在他心田上，那里的稻谷一夜之间就蹿得老高了，似乎能看见金灿灿的穗子在摇曳了。他问酒吧女：“你是哪里人？”

酒吧女回答石小刚：“我是长益市人。”

石小刚想他还没跟长益市的姑娘做过，“真的是长益市人？”

酒吧女觉得没必要重复道：“你觉得我不像长益市人？”

石小刚想长益市的姑娘就是大方，不像他们村的姑娘扭扭怩怩，“你多大了？”

“十九岁。”

“读了高中吧？”

“肯定读了。”

石小刚想那就好，“姓什么你？”

“姓石。”

石小刚听她说姓石就仔细地看了她一眼。“姓石？我也姓石。”

酒吧女就笑了，“那我们是家门。”

“家门。”石小刚举起酒杯，“为我们姓石喝一杯。”

酒吧女高兴地做了个鬼脸，一仰脖子，把杯中的啤酒全倒进了嘴里。

石小刚表扬她说：“好酒量。”

服务员端来了一碟手撕鱿鱼和一盘烧烤羊排。酒吧女拿起一块鱿鱼撕下一条吃着。石小刚瞧着酒吧女吃鱿鱼，觉得她的吃相很文雅，不像酒吧女而像大家闺秀。而且酒吧女的脸也很白净，皮肤看上去十分光洁。石小刚就想他一个农村里长大的乡下人，要是能跟她这个长益市的姑娘睡一觉，那不是“孔雀东南飞”了？便勾她说：“你很漂亮。”

酒吧女不屑他的赞美说：“算了吧，你们男人都喜欢哄女人。”

石小刚觉得她回答得聪明，“我是说真话，不哄你。”

“是吗？那我谢谢你。来，喝一口。”

石小刚端起酒杯，两人碰了下。“我喜欢你这种无拘无束的妹子。”

酒吧女机敏地一笑，“你尽拣好话说。你真会说话呀石老板。”

石小刚觉得今天下午的郁闷都被她解决了，好像竹林里的湿气被太阳收干了样，就大声对吧台说：“再来两瓶啤酒。”

两个人从下午两点多钟喝酒喝到凌晨一点钟，整整喝了三十二瓶。这期间，两人除了常上卫生间排泄外，一坐下就又是喝酒、聊天、猜色子。手撕鱿鱼、烧烤羊排、凉拌黄瓜和香菜拌豆皮等等也吃了好几百元钱。结账时，石小刚的脑袋已有点晕了，从皮夹里扯出一叠人民币都懒得数了，对酒吧女说：“你数一数是多少？”

酒吧女没数完，因为她随便数了数，有两千多元。酒吧女说：“不要这么多钱。”

石小刚想男人征服女人的第一要素就是大方，女人最讨厌男人吝啬，只有大方，女人才会拿你当男人。他豪气十足地一扬手：“剩下的你拿着。”

酒吧女的眼睛一亮，小脸蛋上就溢满了快乐：“真的给我？”

“未必我还骗你？”石小刚说，觉得自己要走桃花运了地站起，摇摇晃晃地走了。

过了两天，石小刚于一个下午的三点钟又来了。他把车停在东方快车酒吧前，几乎有点堵住用棕树皮装饰的酒吧门了。酒吧里的服务员跑出来，见是他就没阻止他这么做。石小刚跳下车，进门扫了眼酒吧，酒吧里光线暗淡，看不清人的脸。他对酒吧的服务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来一打啤酒，把那个姓石的妹子叫来陪我喝酒。”

宋经理跟他打招呼：“石总，你越来越精神了。”

石小刚很高兴地拍拍宋经理的肩，把一瓶啤酒推到宋经理面前：“来，我们喝酒。”

姓石的酒吧女出现在他面前了。石妹子长一张很阳光的瓜子脸，在那张瓜子脸上，这个世界是很好玩的，喝酒有男人付钱，吃饭有男人买单，真是太快乐了。石妹子的头发梳得贴着头皮，脸上没怎么化妆，只是把嘴涂得鲜红。石小刚指着椅子说：“坐。”

石妹子笑着坐下了。

宋经理忙起身：“你们谈你们谈。”

石小刚没留宋经理，有石妹子陪他，他觉得够了。石小刚今天备足了雪茄，那天石妹子说他抽雪茄的模样很酷，他当然就想“酷”给石妹子看。他把一盒精美的雪茄烟放到桌上，抽出一支递给石妹子，笑着问她：“你抽不抽？”

石妹子可不是呆在家里的闺秀，读高中时她就出来玩了，一眼就清楚这种雪茄烟贵得让人晕。她表示识货的样子说：“这雪茄很贵的吧？多少钱一支？”

“人民币一百八十元一支。”

石妹子还是感到吃惊地瞪大眼睛看一眼石小刚：“这么贵？”

“五一路的金威洋酒和雪茄专卖店有卖，你自己去看。”

石妹子就十分好奇地接过雪茄：“那我要抽一支。”说毕，她就学着石小刚的派头点燃了雪茄，一笑，眼睛笑成了一弯熠熠生辉的黑月亮。

石小刚动了色心，想把这个女人睡到身下，看着她问：“味道怎么样？”

“好抽。”石妹子笑得眼睛眯了起来，“我喜欢男人抽雪茄。好酷的。”

石小刚玩着手中的雪茄，目光时而落在雪茄上，时而投在石妹子脸上，想这个女孩子一定很开放，说不定今天就可以上床。说：“我觉得女孩子抽雪茄也好看。”

啤酒拿来了，石小刚又要了羊排和手撕鱿鱼，两人又抽烟、喝酒和吃着烧烤羊排及手撕鱿鱼。石妹子很感兴趣地问石小刚：“石大哥在哪里发财？”

石小刚嘿嘿一笑，不想跟石妹子说桑拿的事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财。”

石妹子也嘻嘻一笑：“噢呀，你这是故意不告诉我呀。”

石小刚想到了自己准备干的事，便说：“我是开赌场的。”

“开赌场？那好玩呀。”

石小刚开玩笑道：“看着别人把钱掏出来往我口袋里放，是好玩。”

“我可以去你的赌场玩玩吗？”石妹子一脸的向往，就直着眼睛瞪着石小刚，“要不，叫我去你赌场当服务小姐吧？”

“可以呀，不过要等一段时间。”

石妹子说：“为什么要等一段时间？”

石小刚笑笑：“我的赌场还没开业。”

石妹子又笑了，用一双媚眼瞟着他：“你说话真有意思。”

石小刚觉得她挺逗人爱的，跟石妹子在一起很轻松，好像他跟这个女人已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似的。他想不知她有男朋友没有，便盯着她说：“小石，你有男朋友吗？”

石妹子挥了下手，“吹了。我一封休书把他休了。”

“你炒了他的鱿鱼？”石小刚更加觉得这个女孩子可以上床了，“他是干什么的？”

“打工的，在一家发廊学徒，徒不好好学，经常跑到发廊对面的电游室打电游。”

“那是应该把他炒了。”

石妹子说：“他太没出息了。”

石小刚见石妹子俊俏的小脸上有些不快，便说：“喝酒。”

石妹子就拿起酒杯喝了口啤酒。石妹子一手拿酒杯，一手夹雪茄，脸上挂着青春且快乐的笑。石小刚觉得钱这东西真好，钱可以完成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他又想这个十九岁的酒吧女肯定是个有嚼头的骚货。他用一种愉快的眼神看着她说：“现在是四点多钟，我们再玩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去蓝天大酒店，我请你吃晚饭。”

石妹子说：“老板不让我们跟顾客出去吃饭。”

石小刚说：“你们宋经理是我的朋友，我跟他说。”

宋经理自己是男人就充分了解男人，一般不准酒吧女跟男人出去。他之所以招来这么多漂亮女人，就是让这些漂亮女人在他的酒吧里勾引男人，让男人不断地拥来，为她们大把大把地花钱。宋经理非常明白地告诫他的酒吧女：“不要一下子就跟喜欢你的男人上床，因为一旦他们把你们睡了，你们在他们眼里就没魅力了。”宋经理还告诫他的酒吧女说：“来酒吧玩的男人，十个有九个是拈花惹草的。男人如果说他好爱你的，你们就要警惕，这是他们想跟你睡觉。懂吗？”石妹子就用那种想洞穿石小刚的目光盯一眼石小刚，石小刚马上给石妹子一个笑。“我今天想跟你一起吃晚饭。”石小刚又说。

石妹子再次拒绝石小刚道：“我们老板不准我们跟你们出去。”

石小刚就举起胳膊对那边的宋经理招手，宋经理看见石小刚的手臂，忙笑嘻嘻地走来：“怎么，石总叫我？”

石小刚大声说：“宋总，我要带石妹子出去吃晚饭，你批准不？”

宋经理说：“哪敢不准啊，是别人我不会同意，你石总，那就是另一回事。”

石小刚扫了眼酒吧的装饰，调子很暗，用色大胆，门啊柱子啊和做在外面的屋梁都大胆漆成了黑色。石小刚表扬宋经理说：“有些酒吧弄得很俗气。你的酒吧显得很有艺术味儿。”

“哪里哪里，装修得太仓促了。”宋经理像女孩子样甩了甩头发，又说，“本来还可以搞得更出味的，后来没时间搞了。”

石小刚对宋经理说：“你跟我留意一下，看有什么地方适合开赌场。”

宋经理人妖样地挥下手，“没问题，你石总吩咐的，我保证跟你打听。”

石小刚又点燃一支雪茄。宋经理虽然不抽雪茄，但他清楚抽雪茄的男人都有钱，不然就不会奢侈到抽雪茄了。宋经理的鼻子是一流的，一嗅就明白这种雪茄的味儿很

纯粹，是古巴雪茄。宋经理望一眼石妹子说：“你可不能得罪石总，石总是我朋友，是大老板。”

石小刚就笑着对酒吧女说：“你们老板同意了。”

宋经理说：“小石是从不跟客人出去吃饭的，你能让她出去，那证明你有魅力。”

石小刚就为自己的魅力高兴道：“是我和小石有缘分。”

石妹子就汤下面地笑了笑，附和石小刚道：“看来我跟石老板是有缘。”

七点钟时，石小刚把酒吧女带到了蓝天大酒店。石小刚不是要吃饭而是要品尝石妹子，他在东方快车酒吧喝了很多啤酒，又吃了很多下酒菜，肚子一点也不饿。他走进蓝天大酒店华丽的大堂时，觉得这个世界因为有漂亮女人而美好，就掉头问石妹子：“你吃饭吗？”

石妹子也没有吃饭的意思，笑笑：“我肚子是饱的，不想吃。”

石小刚说：“那我们就开间房休息，等晚一点再下来吃宵夜？”

石妹子说：“随便你石老板。”

石小刚的心里蓦地呈现了一大片蓝天，就觉得自己是一只雄鹰。他走到总服务台前，开了个单人间。酒店的客房布置得很高档和舒适。石小刚把皮尔卡丹包丢到床上，自己就一个大字地躺到床上，看着石妹子。石妹子在沙发上坐下了。室内暖烘烘的，石小刚觉得热就把外衣脱了，也要石妹子把外衣脱了，石妹子看他一眼，也脱了外衣。石妹子穿件白羊毛衫，白羊毛衫紧束着她的腰，因而乳房就显出分量地挺在胸前，感觉上很大很好看还很诱人。石小刚大胆地盯着石妹子的乳房，看得石妹子脸都红了。石小刚说：“小石，你的波真大啊。”

石妹子眯起眼睛瞟他一眼说：“你讲点别的好不好？”

石小刚说：“我是个农民，我们村里的农民说女孩子长得漂亮只用一个白字，不是说你长得很美，而是说你长得好白。我就觉得你长得好白。”

石妹子眯起眼睛笑了：“石老板，你说话好有意思啊。”

石小刚觉得石妹子说话的声音好听，眼睛也水灵灵的，就道：“我们村里的农民都是我这样说话。我们村的农民不晓得浪漫，都是来硬的，把姑娘往床上一按就脱衣脱裤。”

石妹子左右望望，不晓得怎么回答石小刚的粗鲁，便说：“你讲点别的吧。”

石小刚拿云南妹与石妹子比，云南妹既没石妹子年轻，也没石妹子生得狐媚。云南妹的优点是比石妹子多读了几年书，但石妹子青春、靓丽，胸部也比云南妹的饱满和骄傲。他起身，把石妹子搂到了怀里。石妹子偏着头说：“不要这样好不好石老板？”

石小刚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喜欢你。”

石妹子想挣脱开，石小刚把她搂得更紧了，还把她抱了起来。

石妹子说：“我们还没培养感情呢。”

石小刚就没急于下手。他想她已经是只煮熟的鸭子了，还怕她飞了不成？他打开包，拿出古巴雪茄，问她说：“你抽支雪茄不？”

石妹子说：“你抽呀，这么贵，我就不浪费了。”

石小刚点燃雪茄，吐出一口雪茄烟，室内顿时就飘扬着雪茄烟的香味儿。他将腿架到茶几上，眼睛就望着墙上的一幅油画，那幅油画画着一片森林。我已经是“而立”之人了，我的王国在哪里呢？他想。“我准备开一个赌场。”他把目光放到石妹子的脸上，“到时候我的赌场里总需要几个女孩子端茶兑水，你就做领班。工资么，给你三千元一月。”

石妹子立即笑得目光都亮了，“三千？好啊。那我先谢谢石老板。”

“我相信你会尽心尽力，我也欣赏你能喝酒。”石小刚用美好的前程引诱她，“到时候我还会招几个女孩子，都由你管，你是她们的领导，要把她们领导好。”

石妹子笑得更灿烂了，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我一定尽我的能力。”

“我要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展示你的能力。”石小刚想不给她许诺，她怕是不会跟他上床，又一笑，“在赌场里做事，你要学会察言观色。你人机灵，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石妹子说：“我谢谢你给我提供一个舞台，我一定会做好我的事情。”

石小刚想是时候了，就把她搂到了怀里。石妹子因被“舞台”的梦所吸引，就不敢拒绝石小刚的搂抱。石小刚搂着一个城市女孩，心就甜得同吃了一大口蜜似的，想他那些在农村里一起长大的初高中同学，又有几个有他这么风光？于是把石妹子搂得更紧了，手就在石妹子的腰和臀部之间没完没了地徘徊，嘴里却叼着雪茄。石小刚知道自己这样子很流氓，但他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将未抽完的雪茄放到烟灰缸上，抱起石妹子，移步到床边，一起倒在了松软的席梦思床上。石小刚说：“你真让我动心，亲爱的。”身体就压在了她身上。

石妹子看着他，提醒石小刚说：“石总，我们是不是太快了？”

石小刚说“不快”，就低下头亲她的脸。石妹子想把脸扭开，但没用。石小刚把她的脸扳正，嘴就凑到了她嘴上，问她：“我嘴里是不是有烟气？”

石妹子皱着眉头说：“有。”

石小刚觉得这个女孩子味道纯正，身体白净、青春，散发出青草的芬芳，接吻时嘴里透出香气，便决定把这个女孩子做情人养起来。说：“你跟着我，就要学会忍受我嘴里的烟气。”手就在石妹子身上摸着。先是摸她的肩，摸她的腰，接着就伸到她衣服里摸她的乳房。

石妹子在酒吧里见得多，知道男人花言巧语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他喜欢的女人弄上床睡。她想阻挡他的手进一步深入，“别这样好不好？别啰，石总，别啰。”

这更加刺激了一身野性的石小刚，让他的身体如一炉火样炽热起来。他觉得他征服她应该是件简单的事。有一会儿他没动，只是仔细地盯着她。她的眼睛一动一动

的，她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真好，光洁润泽。他满脸欲火道：“亲爱的你真的不能怪我，你太让我爱了。”他起身，把石妹子的手拿到他的下身处，“我想控制，但它没大脑，它控制不了自己。”

石妹子把手移开，“那你到洗手间去自摸，我认识一个男孩子，他说他就喜欢手淫。”她笑笑，“不行，真的不行，你们男人一达到目的就不理人了。”

他粗鲁地把她的毛衣掀到脖子上，于是一对年轻饱满的乳房就张狂不已地呈现在他灼热的目光里。他快乐地俯下身，头就埋到了乳房上。石妹子推他，没把他推动。她就在他脑门上打了一粉拳，不反抗了，格格格格笑着说：“石总，你好坏的，你这是要一步到位啊。”

石小刚兴奋地大叫一声道：“对，你居然要我手淫，亏你说得出口。”

石妹子也不是第一次接触男人，她清楚石小刚讨好她，请她喝酒、吃饭，就是这个目的。石妹子开始冷冰冰的，后来也热乎起来了，任石小刚亲啊吻的，当石小刚昂起头瞅着她时，她摸着他的脸说：“我可以给你，但你别让我怀孕啊。”

石小刚兴奋道：“我会注意的。”

石妹子就一脸柔情地迎接他的进入。

三 村小学

石小刚起先想在银城大酒店租一层楼开赌场，但刘总没石小刚那么大的胆量，一听说他租房是开赌场就摇头拒绝说：“你莫给我惹祸，石总。”

石小刚说：“刘总，开个赌场，我们狠赚一把，然后再干别的事。”

刘总把一个哈欠打给石小刚：“我没有房子，你去别的酒店问问看。”

石小刚就去找金圣大酒店的总经理，希望把他们的棋牌室租下来，金圣大酒店的总经理见他穿一身名牌，又抽古巴雪茄，就要一百万一年的租金，并且要求先交租金，因为他怕开赌场的人卷款而逃。总经理很大气地说：“随你开什么场子，先付一百万租金。”

石小刚对开赌场的事其实并没十足把握，尚未开张就把一百万垫进去，这让他想钟铁龙恐怕不会同意。他犹豫了，回答金圣大酒店的总经理说：“我考虑一下。”

钟铁龙果然不同意，他看石小刚一眼：“我问过刘姐，她要我们千万不要开赌场。”

石小刚坚持说：“我就是想搞赌场，他们说澳门的赌场老板个个很有钱。”